

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丛书

彭修银 主 编



彝族审美文化

彭卫红◇著

Y I Z U S H E N M E I W E N H U 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丛书
彭修银 主 编



彝族审美文化

彭卫红◇著

YIZU SHE NM EI WEN 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审美文化 / 彭卫红著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3. 7

(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2186 - 3

I . ①彝… II . ①彭… III . ①彝族—民族文化—审美文化—研究—

中国 IV . ①K28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461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彭修银

2006年农历丙戌年伊始，我有幸被中南民族大学聘为该校的第一位首席教授。我到中南民族大学以后，根据民族院校的特点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南民族大学中南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被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的主要任务：一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二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整体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文化阐释；三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与当代审美文化建设的关系，探究适合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审美文化事业的发展模式和对策。为了有效地反映中心的研究成果，我们创办了《民族美学》（以书代刊），拟订了《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丛书》（20种）的编写方案。

审美文化是介于人类感性的、物质的文化活动和理性的、精神的文化活动之间的所有审美化活动、审美化事象，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层面：（1）理论性、思辨性、概念性话语层面。这一层面主要以美学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2）体验性、文本性、形式性创造层面。这一层面主要以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如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为主体；（3）时尚性、习俗性、风情性层面。这一层面主要以社会性、公众性、主流性文化趣尚表现出来，如言语行为、交际往来、服饰妆扮等方面的好尚为重心；（4）工艺性、器物性、设计性

层面。这一层面主要以物质的形式呈现出来，如住室设计、民间工艺设计、日常生活实用品设计等。根据审美文化的四个层面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特点，本丛书将采用两种体例进行编写：一种是从挖掘中国少数民族门类艺术文化的审美意蕴的角度来编写，即“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建筑文化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文化审美论”，等等；一种是从对中国南方各个少数民族审美意识外化的理性形态美学思想的挖掘和感性形态艺术作品的整理的角度来编写，即“土家族审美文化”、“瑶族审美文化”、“苗族审美文化”、“壮族审美文化”、“彝族审美文化”、“侗族审美文化”、“高山族审美文化”、“傣族审美文化”、“纳西族审美文化”、“白族审美文化”、“羌族审美文化”、“黎族审美文化”，等等。

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是在各个民族独立自存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其历史悠久、蕴涵丰富、形态鲜活，具有“现代性”价值和东方文化特征。在全球文化不断趋向交流融合的今天，它正以深刻的思想智慧、特殊的理论形态和广泛的艺术实践，为西方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力量。越来越多的世界级的学者和艺术家以向往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和艺术。本丛书的编写、出版，一方面向国人提供一套专门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文本；另一方面向世界审美文化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本丛书诸多未备，甚至谬误百出，尚祈学术界同人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教，不胜感谢！

目 录

总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民族的历史与宗教	(14)
第一节 民族的族源及历史演进	(15)
第二节 民族的宗教信仰	(23)
第二章 民族的人生礼仪	(38)
第一节 庄严的诞生礼	(40)
第二节 成人礼与性习俗	(48)
第三节 奇异的婚礼	(57)
第四节 悲喜交集的葬礼	(70)
第三章 民族的节日	(78)
第一节 火的盛典	(80)
第二节 密林中的狂欢	(86)
第三节 爱与美的荟萃	(93)

第四节 拉麻节及其他	(103)
第四章 彝族的服饰	(107)
第一节 不老的披毡与多彩的百褶裙	(110)
第二节 衣不惊艳死不休	(119)
第三节 穿在身上的文化	(126)
第五章 彝族的音乐	(137)
第一节 彝族生来会唱歌	(139)
第二节 口弦会说话 月琴会唱歌	(145)
第三节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155)
第六章 彝族的舞蹈	(162)
第一节 老虎笙依然在流传	(164)
第二节 脚下跳出一蓬花	(170)
第三节 铜鼓舞、花鼓舞与跳菜	(181)
第四节 古老的舞蹈与新时代的纠结	(186)
第七章 彝族的文学	(195)
第一节 虎族神话	(197)
第二节 彝族的世俗女神《阿诗玛》	(208)
第三节 归去来兮《指路经》	(215)
第四节 彝族语言的奇葩克智与尔比	(220)
第八章 彝族的美术与建筑	(230)
第一节 把灵魂画下来	(231)

目 录

第二节 三色一世界	(236)
第三节 银装艳裹分外妖娆	(245)
第四节 山腰上的风景	(253)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59)

绪 论

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有学者统计，它有两百多个定义，可见其复杂性，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不是一个自在的自然物，而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创造出来的产物，无论它是有形还是无形，无论它是以物质化形式出现还是以精神化形态出现，或者以两者混合的方式出现，它都是人类自我创造的结果，并且，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从物质向精神、从行而下向行而上、从单一向多元逐渐演变、发展的过程。正如英国当代著名美学家伊格尔顿所言，“‘文化’最先表示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于是，这个词在其语义的演变中表明了人类自身从农村存在向城市存在、从农牧业向毕加索（picasso）、从耕种土地到分裂原子的历史性的转移。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文化这个词语使得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一个单一的概念之中得到了同一”^①。同时，文化又是一个宽泛、笼统的概念，上至宗教哲学、礼仪制度、文学艺术，下至风物器皿、穿着打扮、食宿讲究，几乎都可以囊括其中，“文化可以松散地概括为构成特殊群体生活方式的价值观、习惯、信念和惯例的联合体”^②。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集团、一个社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工作、娱乐之中都可以形成独特的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的文

① [英]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化。文化有别于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它是存在与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如建筑等）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通过某些较为抽象的、精神的形式加以表现。我们通过对一个时代的风尚、习俗、文艺等方面考察来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也可以深入某一个群体内部，通过田野调查、人群采访的方式，研究某个群体的文化特征。某种文化一旦形成、成熟，就可能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它们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制约着这一群体的人的言行，形成比较稳定的内在的机制，甚至积淀到这一群体的思维、心理深处，并一代一代地传承、延续下来，即使某些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显得愚昧、落后、保守、残忍的习俗，在没有外力作用、干涉之下，也可能对这一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文化的某些惰性、惯性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稳固和强大。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各种文化互相影响和渗透，某些文化的负面影响大大弱化，而各种文化的正面、积极因素得以传播、弘扬，从总体上看，人类自诞生以来，都是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不断完善自己。

人类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的文化印记，而到了近现代，文化更是以一种繁盛、多元的姿态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身处于各种文化圈层的包围之中，它既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精神和物质的满足，同时又给我们的身心带来一些困惑与焦虑。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更使我们处于多元文化的选择与冲突之中，在坚持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对待本民族之外的文化，甚至与本民族完全相反、对立的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宽容的文化态度能使我们在比较、鉴别之中看清自身或外族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有利于在更高层面上建立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在新的起点上烛照中华民族的古典文化，吸取其精华，剔去其糟粕，加快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开拓中国现代文化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全面复兴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辉煌、灿烂的篇章，当我们以全球化视野观照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的时候，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深刻影响、辐射整个大东亚的文化，其内在的魅力足以让世界惊

叹！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及亲和力是许多其他文化难以达到的。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弥久愈新的神秘魅力不仅使所有炎黄子孙引以为豪，而且也使许多外域民族、人民赞叹不已。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魅力也日益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中国文化正在融合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后现代文化。在新的世纪，新的中国文化必将是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文化，可以预言的是，中国文化必将以更加自信、自觉、自豪的姿态，加入世界文化的多声部大合唱，在世界上发出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的声音。优秀的中华民族在失落了一个多世纪之后，重新回归自己应有的位置，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论及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充分而自觉地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和广泛性、连续性和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它融合了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区域的文化，并对域外部不同质态的进行不断的改造，消化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绵延不断的持久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体系基础统一而稳固，它从来都没有间断过，相对东方各国文化具有连续性”^①。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多民族的综合性文化，其文化上的多民族性、多样性一直被许多人忽视，尤其是被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外国人忽视。所谓民族（nation）这个词的拉丁文是 nationem，词源意是人种、种族的意思，这个词在西方13世纪已经普遍使用，意指具有某些共同种族特征的族群，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其文化、政治意义逐渐强化，民族成为一种具有某些共同种族特征，有某些共同宗教、文化传统，有相对一致的意志诉求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巨大的共同体，自古以来具有自己一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共性，而每一个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平等的一员，又各自有自己的本民族的个性，有本民族相对一致的某些共性。既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又充分尊重、保护、发扬各民族的文化个性，是保证中国文化持久繁

^① 彭修银：《东方美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荣的不二法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倡导之下，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基本共识已经树立起来，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团结互助、亲如一家的局面已经形成，虽然大汉族主义意识已经消踪灭迹，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族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眼里被认为完全代表了中国文化，或者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正宗。这种偏见的形成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但在当今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这种偏见显然与时代主潮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显得保守、落伍。在当今时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无论在世界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大小强弱，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都能给我们这个日益趋同化的时代以自己的色彩，世界也因为各个民族文化的不同而万紫千红，异彩纷呈。而中华民族大家庭，历来都有每个民族互敬互爱、和睦团结的优良传统，在文化上更表现为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兼容并蓄的良好品质。当今时代，在我们谈及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是指由中华各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它不仅仅是指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甚至还包括海外的华人、华裔所创造的文化。

当我们以一种大中华文化的概念来看待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复兴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中国文化既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又是我们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中国文化既有整个“大”文化的共性，又有每个民族、每个人的个性。共性是抽象化、集约化的宏观的结论，而千差万别的个性却微观的、微妙而生动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脉动与体温，并且，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生动、鲜活、细微、独特的个性，比那些大而化之的抽象与综合，更能反映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研究更有研究价值，更有意义。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人类的审美文化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当中，有些具有典型的审美特性，有的包含一定的审美因素，有的则完全与审美无关。我们所指的审美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中具有审美价

值的那部分文化。人类创造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其中有一部分并不具有审美属性，如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但人类文化中的某些部分，虽然具有某些宗教或实用的功利性目的，其中却或多或少含有某些审美因素，甚至其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如宗教祭祀中的某些仪式、舞蹈或音乐等，随着长期的举行，其形式已经固定，凝定为具有某种意味的形式，包含了某些审美成分，我们从中体验到仪式之威严、宗教之神圣、形式之规范，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审美对象深究其神秘的内涵。

显而易见，审美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是那些能引起人们审美愉悦的文化文本、活动与事象的总称，既包含了人类的理性的、精神的层面的内容，又包含了人类的感性的、物质的层面的内容。从一定程度上说，所有具有一定审美性质或审美因素的文化文本、活动和事象都属于审美文化的范畴，其中有些审美文化是以理论的、抽象的方式呈现的，这种审美文化一般以美学思想、美学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大多数的审美文化是以各种文本的方式加以呈现的，如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当然也包括围绕这些文本所举行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还有一些审美文化是通过各种仪式、习俗、时尚等文化事象来表现的，如节日、人生礼仪、服饰等，它们借助于公众所公认和接受的方式加以表现，并形成某些约定俗成的审美范式；另有一些审美文化，多以物质形式为载体加以表现，如建筑、各种艺术设计、工艺美术等，它们往往需兼顾实用性与审美性。

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无疑是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彝族是一个特别具有审美意识、审美追求的民族，彝族的审美意识大多不是依据某种抽象的理论的实践，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审美的直觉，它来源于对大自然的感悟，来源于对大自然和生活的模仿与提炼，其审美文化主要是以文本、活动和事象等来加以表现的。彝族擅于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想象与激情，彝族的审美文化是与大自然高度和谐的文化。在万物有灵、物我合一的思维的支配下，创造出许多神奇、浪漫的神话，也生成了他们本土的宗教。彝族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化的各个方面，许多文化事象及活动

都可以看作是其宗教祭祀活动演变、衍生的产物。彝族的审美文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纯审美”文化，他们的许多文化文本还没有完全从宗教的、伦理的、功利的观念中分离出来，独立出来，有的文化事象与活动或直接或间接依赖于某种宗教或其他活动，彝族的审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审美性和实用功利性混合杂处的性质。彝族的审美文化还保留了某种可贵的乡土性，这显然与彝族地区的欠发达的地区位置有关。彝族对歌舞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强烈的爱好在远古可能起源于彝族的宗教祭祀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演变成一种自娱自乐的娱乐活动，无论在空旷的草坝，还是在狭窄的田间地头，兴之所至，三五成群，即刻就可以踏歌起舞，自娱自乐。对于那些认为快乐与富裕的物质有关的物质主义者来说，可能很难理解这种在物质条件非常贫乏的环境中人们为何而快乐，但在偏远的彝族居住区，这种简单而坦率的快乐，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有时候还会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的聚会和狂欢。人们全身心投入其中，沉湎于其中，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和享受。这种把自己内在的激情通过某种非物质形式无条件地释放的过程，其实质是一种淳朴而自然的审美活动，这在当今全球一体化、高度物质化的时代弥足珍贵。

通观彝族审美文化的各种表现，我们发现，彝族审美文化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宗教性。在彝族审美文化中，无论哪种文化现象，大多都与其独特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有的直接来源于宗教或宗教仪式，有的是宗教信仰的体现或象征物，有的是宗教信仰的自然衍生物，在某种程度上说离开彝族的独特的宗教信仰，就难以理解彝族审美文化的奥秘。彝族文化的宗教性特征使其在审美上具有某些超验、神秘、形而上的品质，彝族的宗教信仰渗透于其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物质文化产品还是非物质文化产品都深深打上了宗教信仰的烙印，我们在彝族的各种审美文化文本、活动和事象中非常容易就能发现彝族宗教信仰的印记或遗痕。

彝族的宗教信仰具有原始社会晚期原始宗教的某些特点，彝族人深信“万物有灵”，他们把自然界的一切都人格化、神圣化、神秘化，对宇宙自然怀有虔诚的敬畏之情，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他们最初的艺术形式。“从历史上看，

宗教始终是艺术的泉源，而崇拜艺术则是一切艺术之母。”^① 宗教祭祀礼仪在很大程度上衍生了原始的音乐、舞蹈、诗歌、戏剧等多种艺术形态，而一个民族的节日也多从宗教节日中衍化而来。彝族的舞蹈和音乐，有不少直接与彝族的宗教祭祀有关，在远古宗教祭祀活动中，歌舞是巫术礼仪的重要活动，人们通过狂热的歌舞来表达对上苍及神祇的崇拜、敬畏之情。彝族的歌舞至今还部分地保留了宗教祭祀歌舞的某些特征，只是有些歌舞的宗教色彩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淡化、弱化。彝族所喜爱的打歌、跳月等歌舞，其高潮处往往有成千上万人参与其中，这种集体性狂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远古集体祭祀场面的重现。彝族的老虎笙舞、原始戏剧撮泰吉、彝族神职人员苏尼打鬼时所跳的羊皮鼓舞等，其宗教性质就更加明显。彝族不少的节日都与远古的宗教祭祀息息相关，其中彝族最重要的节日“火把节”很大程度上是远古先民对太阳或火的自然崇拜的延续。彝族人普遍认为，必要的宗教仪式是祈福避祸的重要手段。彝族在举行重大的人生礼仪和重大节庆的时候，都必须由其宗教神职人员毕摩主持或参与，否则会后患无穷。虽然以科学的方式来看，似乎显得荒诞不经，但是任何民族都不是完全以科学的方式在生活，尤其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更不可能完全按照科学的方式去解析和透视，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彝族有其自身的宗教图腾——虎，彝族自称为虎族。虎的象征物及符号至今还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上，成为一种显著的标志，我们现在在彝族地区仍不难发现虎图腾崇拜的踪迹。在普通的集市中都能看到许多与虎崇拜相关的物品。小孩子穿的虎头鞋在彝族任何集市上都能买到，绣有虎图案或虎纹样的服饰、腰带、挎包、手帕也随处可见，在一些彝族地区，古老而神秘的老虎笙舞依然在固定的节日上演，彝族人以各种形式来铭记自己是虎的后裔，血脉里流淌着虎的热血。彝族对葫芦、马缨花等实物及图案的喜爱也与远古彝族的生殖崇拜息息相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彝族审美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宗

^① [美] 保罗·韦斯、冯·O. 沃格特：《宗教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教性。

彝族审美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生态性，它的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性质。源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观念，彝族文化的诞生、发展都不是以牺牲自然、与自然为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而是以自然为亲、为友的亲密无间的方式生发出来的，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审美文化，无疑是一种绿色的审美文化，一种较为典型的生态文化。彝族和中国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把自然当作孕育、养育了人类的母亲，认为自然与人之间有一种生死与共的亲缘性，“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观念中，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并非天生就是万物的主宰，而只是自然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人与自然不仅是资源关系，更是根源关系。自然孕育了人类，养育了人类，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自然界中的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的兄弟、朋友”^①。这种文化心态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塑造着彝族人的宗教观念、思维方式及风俗习惯，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建立起与自然宇宙和谐、和睦的生存、生活方式。这种文化理念天然带有某种原始的“天人合一”的色彩，人与自然宇宙之间有了某种双向交流、对话的互动感应的可能，这种生活方式颇有一种人在大自然中诗意地栖居的味道。比如，云南南部的哀牢山哈尼彝族把大森林称为“亲亲的阿妈”，把水称为“亲亲的水娘”，对这些滋养人类的自然物怀有一种神圣的、浪漫的、诗化了的情感，深刻体现了自然与人类的亲缘关系。

彝族把大自然看成自己的保护神，他们对宇宙星辰、山川江河都怀有神圣的敬畏之情，彝族的自然崇拜虽然带有某些迷信色彩，但这种对自然敬畏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这种带有某种宗教情绪的感情，看似朴拙却深刻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应有的感情，只是我们这些自以为先进、现代的人们忽略、漠视了这种感情，总以自然的征服者、掠夺者的姿态对待大自然，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其实正反映了我们自身的狂妄和愚昧。从浩渺的时空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宇宙

^① 廖国强、何明、袁国友：《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的关系，就能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界中微不足道的一种生物罢了，人类如同蜉蝣一样渺小与卑微，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尼采）。人类永远也不可能战胜自然，更不可能征服自然，人类只有怀着恭敬而虔诚的心态，与自然宇宙的其他一切物种和平、和谐相处，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在合理、适度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自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可能得以持续、稳定的发展，否则，会遭到自然的不可预测的报复与惩罚。

当我们深入彝家山寨，满眼葱绿的树木和草地，漫山遍野姹紫嫣红的鲜花，闻见若有若无的花香，呼吸如同甘泉一样新鲜、纯净的空气，路边有清澈的小溪绕道而行，我们会被这种奇特而久违了的体验所触动，我们会感受到这种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真实而鲜活的魅力。彝族的许多审美文化现象也是这种生态文化的体现，他们的艺术大多源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最亲近最朴素的理解和表达。他们的神话传说来源于他们对宇宙自然最朴拙最奇特的想象，他们习惯于用如同大自然的鲜花一样浓烈明艳的色彩把源于宇宙自然的万事万物都绣织在服饰上，他们会随心而动在青山绿水间载歌载舞，他们喜欢在某些节日在野外森林里、草坝上搭棚野炊，甚至在某些节日和牛、羊等动物一起共餐，如此等等，无不反映出他们与自然和谐、亲密的关系。

彝族审美文化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审美性蕴涵于实用性之中，审美还未具备完全独立的价值。彝族的许多审美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具有某种可用性基础上的衍生物，或者实用和审美的混合物，完全作为纯粹审美对象的专供欣赏之用的艺术品比较少见。众所周知，人类的审美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专门为了供人们审美而存在的。“就整体看，从古至今，可说并没有纯粹的所谓艺术品，艺术总与一定时代社会的实用功利紧密纠缠在一起，总与各种物质的（如居住、使用）或精神的（如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需求，内容相关联。”^① 即使那些放在艺术博物馆里的专供欣赏的艺术品，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34页。